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星期日)辛卯年九月二十

(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在過去日據時代的台灣歷史中,大眾都聚焦在人民悲 慘的生活或受壓迫者的心聲吶喊中。然而,廖炳惠教授 一連四場的文化講座都共同把重點放在「連結」二字 上,如「靈修與電子業:橫跨太平洋的科技新貴」的講 座中,廖教授從兩種看似不大相容的角度結合研究並分 析出「性靈事業與電子製造業相輔相成蔚成風潮」的結 論。在「殖民地與天氣」的講座中,廖教授點出台灣的 天氣與山川景觀與殖民現代性密切連結。「原音重現: 一九三零年代的台灣流行音樂」這講座則把當時的政治 環境、社會民生與台灣的音樂、舞蹈、愛情與時尚史結 合,並完整呈現當時的整體面貌。

廖炳惠教授為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台灣 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台灣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處長等職,現任為聖地牙哥加 州大學川流台灣研究講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音樂與文 化、比較文學、旅行理論、飲食文化、後殖民論述等。 廖教授將藉此紀錄片講解並分析台灣一九三零年代音樂 及文化的發展及歷史。

《Viva Tonal — 跳舞時代》

《Viva Tonal—跳舞時代》為於二零零三年製作發行的 台灣電影紀錄片,製作人為郭珍弟及簡偉斯。電影名的 「Viva Tonal」是拉丁文,華文翻譯為「原音重現」,意思 是把它最原始的聲音呈現出來。此片以原音重現的架構 去追溯台灣三十年代流行音樂的歷史與發展,片中用了 珍貴原版的唱片原音重現當時充滿創新與夢想的時代風 情。「跳舞時代」亦是一九三三年台灣發行的第一首台 語流行歌曲的歌名,由鄧雨賢作曲、陳君玉作詞,為當 時的紅歌星純純所演唱。片子一開始是一根唱針,放入 古老的留聲機裡,搖了搖,它就開始發出沙沙的歌聲,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逍遙恰自在,世事如 何阮不知,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女雙雙, 排作一排,跳道樂道我上蓋愛……

影片接着出現一段很舊的片段,一群年輕的男女,大 概是一起去郊遊,女的穿着時髦,男的西裝筆挺,充滿 了年輕人的活力,女士還有結伴抽煙、跳舞……非常 「前衛」。

緣分 台語歌曲的海外發展

説來是緣分一場,台灣本土音樂之美竟是由一位於台 灣成長的日本人所開拓揚聲。某天,這位日本人在街頭 看到有人彈奏胡琴,突然聽到的北管跟南管音樂讓他覺 得很驚奇。這位年輕人長大後成為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駐 台灣的代理人,他覺得這類音樂會有市場,所以開始積 極向世界推動台灣的本土音樂。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



(Columbia) 跟勝利唱片公司合作推出貼有「原音重現」 的音樂標籤,那是他們第一次嘗試用比較立體的麥克風 錄音,首張標榜「原音重現」的唱片在美國推出時轟動 一時。然而,短短幾年間,「原音重現」這音樂標籤在 美國因其後所出的新標籤及技術所取代而變得不再熱 門。原音重現這標籤反而是於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八這六 年內在台灣一枝獨秀,而且主要發行的內容都是針對由 本地的音樂人作曲、歌唱的台灣流行歌曲,然後行銷到 中國的沿海地區以及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在閩南

片封面。

《Viva Tonal—跳舞時代》:讓原音重現

可惜的是,台語歌曲在一九四零年代漸漸沒有市場, 一來是因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台語歌曲的產量逐漸 減少,最後更完全被日本軍歌取代。另外,早期的廈門 及馬來西亞有很多居民都是以台語為母語,所以那時台 語歌曲的市場很興旺。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因 戰事的關係,陸面有戰爭、轟炸,運送唱片的船隻隨時 被炸翻,風險成本也就大大的提高,所以唱片沒法銷售 到南洋或太平洋去。同時,唱片公司亦發覺這門生意利 潤不高,也就不再作這方面的投資了,因此,「原音重 現」這唱片標籤亦於四零年代漸趨式微

的這種移民地區裡面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電影所產生的迴響

這電影在台灣上市後有幾種不一樣的評論聲音,主要 有三種。第一種是比較帶批評性,政大的郭力忻教授認 為這部電影美化了殖民統治,電影光以跳舞跟流行音樂 的律動呈現出上層階級,卻忽略一般老百姓所遭受的鎮 壓或者是日本殖民底下的種種痛苦經驗。而第二種評論 是以邱貴芬教授為最,她曾寫過一篇文章,當中提到台 灣的紀錄片從有關蘭嶼到音樂史、文化史相當深入的詮 釋,她認為這電影是以台語來發聲,實際上是讓遭到壓 抑的族群,也就是閩南族群,透過這樣一個紀錄片得以 在國語做為一個殖民跟主流語言之下,壓抑到我們的母 語這種環境之下另一種抗議的表現方式。第三種是由美 國聖母大學的林麗君教授所提出,她認為在這兩種正面 跟負面的兩種批評間,我們該以一種比較都會文化跟國



■廖炳惠教授

際觀的立場看女性怎樣在現代跟殖民的過程之中去呈現 她們的聲音。

音樂與科技的連結

這紀錄片裡面一直扣緊着唱片跟留聲機,這種新科技 以及音樂傳播的方式、媒介產生出某種文化史上面的意 義,因為留聲機的發展讓台灣文化跟世界產生一種交 流,這倒是廖教授覺得幾個評論都比較少觸及的層面。 留聲機讓台灣人跟外面的世界有日常交流,因為把留聲 機搬到家裡面來之後不只是個人、甚至於家庭鄰居、整 個社群,都會透過留聲機跟自己家鄉的音樂所發展出來 的唱片,或者是外地的種種流行音樂透過唱片的播放以 及收音機上面整個的流傳而能夠跟各界產生交流

此外,哥倫比亞公司作為一個美國非常重要的唱片公 司,從十九世紀末一直開始發展到了一九二六年左右, 透過新的電子技術發展出來原音重現日新月異的音響技 術。每個時代在科技上的發展都讓唱片公司能夠對世界 提出特殊的國際地位,也就是國家文化、國家音樂怎麼 樣透過他的唱片技術跟他的標籤呈現出其獨特的國家文 化、風格與驕傲。特別是以哥倫比亞作為一個很重要的 美國科技跟音樂史的成就來講,其背後跟美國發展自己 的本土音樂,特別像爵士或者是美國的古典音樂,乃至 於吸收很多猶太跟一些反對納粹的這些音樂家,因為哥 倫比亞早期透過譬如像托斯卡尼尼,或者是美國本地的 ·些重要的音樂家的作品來向世界發聲,哥倫比亞唱片 公司就像荷里活電影一樣,都是美國一個重要的文化標 籤。

結語

這部紀錄片有很多豐富而多元化的表現,如何欣賞這 部紀錄片大家的觀點以及他們各種不一樣的立場,正可 以看出歷史在每人身上都有不一樣的詮釋方式與理解。 台灣的民俗音樂跟通俗音樂就是在這樣一個世界潮流底 下成長、茁壯。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堂 (驛)

站

■陸 蘇

陽光下攤開手

鄉間空氣是真的好!

似乎愈來愈多的城裡人開始嚮往鄉下,嚮往田 園生活,嚮往鄉下空氣好。

如今的城裡,在我那些長年曬背脊的父老鄉親 眼中,繁華好看得像台上緊鑼密鼓高潮迭起的 戲,叫人眼花花地看不過來,看得氣喘時,叫人 恨不得自己也去那戲裡走走,沒有好角色,跑回 龍套也行。

而那城裡高樓裡的人,卻流行性感冒似地懷念 草房裡的淳樸的民風,沒有漂白劑的山水。一股 風地提倡綠色食品,悲嘆都市只有聚乙烯的室內 植物和添加色素的秀色,滿腦筋誤落塵網地嚮往 着白底藍色布衣的小芳,爭相穿着的售價並不樸 素,名曰「返璞歸真」型的棉麻服裝,企圖以皮 **膚身體力行地體味、親和大自然。**

我曾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深愛着鄉下的鄉親 和土地。但我對田園生活的認同和讚美,限於走 出山村後對從前的懷念。我現在已是個田邊的看 客。我相信如果我還在田裡勞作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一定不會由衷地只歌唱山村的清靜和勞動的 艱辛。我覺得現在自己想念鄉間麥穗的金黃和星 光下家犬的自語,已有了一絲坐着説話不腰疼的 矯情。

我始終認為,和土地打交道的人是最辛苦的。 那些厭倦了城市喧囂的上班族是不能想像40℃的 高溫時匍匐田間的滋味的。農民注定要用自己的 身體去與老天抗衡,與土地抗衡。沒有人能白白 給他們溫飽的保證。當他們在田裡疲憊不堪,再 如畫的風景,對他們都失去了意義。遠比不上一 張實實在在的床和一會兒的小憩來得實在。這時 若有人對着他們感歎鄉村生活多美好,難保他們 不會給點顏色瞧瞧。他們對土地的摯愛也是真的 別無選擇,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

那些口口聲聲嚮往「田園鄉居」的城裡人,有 幾個真正肯到農村紮寨,又有幾個不是在很少蚊 蠅的高樓裡,作着無實際功能和行為的感嘆

那些在鄉村對田間勞動的歌唱,只有經過鄉村 生活的人才有資格亮嗓。那些對土地的熱愛,只 有在長年土地上耕耘的胸膛裡才是真正的滾燙。 就讓我們那些不善言辭、在地裡上班的父老鄉親 享受他們應得的,冰一般透明的清靜和小夜曲般 呼吸的花香吧。但我看見的,分明是城市不斷向 鄉野擴大蔓延的商品建築,綠色的土地這隻蘋 果,愈養愈小。

陽光下,攤開手,讓那陳年的老繭 挺身承受本該屬於自己的缺憾和擁有

■文:伍淑賢

■文:黃金月(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五)



下雨天

晶突然從天而降,灑落在我的窗前。喜歡音樂的我連忙 把桌上的杯子都放在窗前,讓大自然譜出一段美妙的樂 曲。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這個樂團,每次所演奏的 樂章總是原創的,所以每一次都會給人新鮮感!可是, 今天,我卻沒有閒情逸致去欣賞這首動聽的樂曲。相 反,我還覺得雨水滴滴嗒嗒是很煩人,不禁令人發狂。 雨水盈千累萬,也是我現在心情的寫照……

是這樣的,我和要好的朋友吵翻了……他,是我由細 到大的摯友,我們都很了解對方,而他也是我值得信任 的傾訴對象。所以,每次有任何心事,我都會向他盡 訴。可是,今天早上,當我滿心歡喜地向他道出我將會 和九個同學免費到某個主題公園遊玩時,他,臉上的笑 容馬上掉下來,換上生氣的表情。「為甚麼你之前不邀 請我?」「為甚麼你之前沒有告訴我?」……一大堆的 問題從他的嘴裡吐出來,霎時令我無法向他道出事實。 正當我向他解釋之際,他就抽身而去,令我頓時不知所 措。我原以為他只是向我生氣一會兒,怎料,一連三 日,他仍然對我不理不睬,還當我是空氣。這樣,簡直 令人非常頭痛,我竟然沒有想到他是如斯小氣,大抵, 他真的很氣我吧……不過,男生不是應該更有風度,不 會這麼的小氣嗎? 説真的,我很想與他結束這場冷戰!

一星期過後,他仍舊對我不理不睬,可是,他在小息

滴……滴嗒……在沒有先兆下,無數顆晶瑩亮麗的水 的時候卻跟我的朋友談天。之後,朋友們更質問我為甚 麼不邀請他等問題,好像一切全是我的錯,只有「他」 才是對。面對着這些無稽的指責,此刻,我完全不想理 會他們,即使我向他們說出我的苦衷,他們也可能認為 我所説的都是藉口。所以,我選擇了逃避,或許你們覺 得我很懦弱,不過,我認為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回到家 後,我立即致電至我另一名摯友——花盈,向她道出事 實的全部,並分析及想出解決的辦法。由於花盈的説服 力強,所以我相信有她的幫忙一定可以説服他,並向他 解釋我不是故意不讓他知道這件事,從而希望他能原諒 我。向花盈道出煩惱後,心裡頭的大石也好像變輕了。

然而,今天就是去主題公園遊玩的日子,這一天原本 是多麼令人興奮、雀躍,可是那件事卻揮之不去,此刻 的心情給影響了。當我從口袋裡掏出手電時,電話也隨 即響過來,來電者卻是「他」。於是,我快速按下「接聽」 鍵,很想知道他是否已經原諒了我……「嗨,對……不 起,是我誤會了你。現在,我決定不再生氣!」他說。 聽罷,興奮的心情隨即湧現,很高興花盈的幫忙能令我 們冰釋前嫌,很高興他仍然是我的好友。

抬頭仰望天上,太陽伯伯從陰霾的天空出現,照耀一 片被雨水所侵略的土地。而且,朦朧中,彩虹也浮現在 薄薄的雲層上,雨過天晴的現象油然而生。這個現象不 就是正正反映我此刻的心情嗎?

(意) (偶)(拾

■文:梁莉姿(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中四)

溫了又涼和涼了又溫

這個晚上 只能與浴缸談話 麻木於水龍頭的餘響 濺起慢慢暈開的靜默 頭髮如煩惱浮在表面 只想萎縮 直至縮成一顆胚胎形狀

水 温了又凉

這個晚上

或精子或卵子

閃電在頭頂成為第三隻眼睛

冰箱有過期租客 遲遲沒有遷出 犯規的一切都難以寬恕 必須處以極刑, 烤死 食慾像童話一同消失

屍體 涼了又温

這個晚上 頹廢和蛋一同攪拌成漿 在鍋上翻滾出若干個小矮人 穿上紅色舞鞋跳至滅亡 洋葱的心臟總是教人傷感

煮食爐燙得臉頰一片濡濕

洋葱炒蛋 温了又涼

這個晚上注定難以入睡 蹲在牆角一點一點灌滿秘密 有流螢遺下寂寞,離開 只敢維持同一姿勢 生怕驚動了影子的頻率

光影 温了又涼 涼了又温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六)

那個西德來的買手,是個高瘦年輕人,叫 Klaus。老闆特熟賣熟,簡化叫「卡士」,對他卻很 禮待客氣。Klaus人隨和,很快認得「卡士」字 音,笑着對應如儀。他幾個月便來一次香港,開 會,看貨辦,每次住上四、五天,遇上春秋兩季 夏天,他今次來應不會留很久。

我跟卡士很少説話,因為大家的英語都是學回 來的,大家都説得很猶豫。如果是跟皮鞋有關 的,還好一點,因為總離不了那些詞彙,但一出 鞋廠,比如今天中午開完會,老闆着我帶他先去 酒家坐下來,還吩咐我先點菜,我就很煩惱,因 為生活上的交談,以我的經驗來說,還是很費

工廠區沒有好地方,所以帶他去了尖沙咀,一 家老闆常去的粵菜酒家。坐計程車他堅持要付 錢。到坐下來,我問他今天喜歡甚麼口味,有甚 麼不能吃。

卡士拿起菜單研究了一會,突然神秘地笑了起 來,打開他那個占士邦硬殼公事包,拿出一本不 小的字典,份量十足地放枱上。

原來他在學中文,公事包放本字典,去到哪兒 查到哪兒。

你要查甚麼字?我問。

他指着菜單上的「啫啫」雞,這啫未見過。 我也不知道這字怎解,也沒吃過,更不敢亂 叫。不如拖着,待老闆來了,讓他親自點菜最安

卡士真的揭開書頁查起來。我給他倒茶,乘機 看了一下,其實不是查「啫」字,是在查「炆」

有我們才以為外語就是英語。 中文部首這麼難,他不知哪裡學會的,或者根 本不用部首,有其他檢索方法。

字。而且不是查英語,是查德語。那當然了,只

這酒家在一條很有名的小巷。老闆雖只是別人 眼中的「廠佬」,有些事他卻很堅持,比如請客, 一定要去雅致的地方,見客的員工,一定要光鮮 有禮。他心目中,自己絕非「廠佬」,而是勇猛精 進的工業家。

這兒有十多枱客,還算安靜,我邊喝茶邊等。 卡士真有耐性,查生字,還做筆記。那筆記本子 已半舊鬆軟,像服役了好些日子。

然後卡士問我,水果的「李」和「梨子」國語 怎讀。這個我懂,因為看電影聽過。他用音標記 下來。真是下過功夫的。

你在學普通話 ?還會音標?我問。 是在交易會跟些美國人學的,他說。他們很厲

害,跟本地人談事,不用翻譯。有時開會配給翻

譯員,也是禮貌上的,根本可以自己來。

太好了,有這種經驗。我說。 你要來嗎?他問,如果你老闆願意,我們可以 一起去秋交會。有時很麻煩,很忙,但很好玩。

年輕的我,那一刻的眼神,必是露出了特殊的 交易會,便留久一點,經香港往返廣州。眼下是 光芒吧,因為卡士的身體明顯動了動,像是回應 我渴望的情態。

> 可這光景只維持了幾秒。老闆到了,我又當起 翻譯,為工業家服務。

一頓飯很快吃完,大家下午還有事。等候結賬 的時候。卡士説了些交易會的瑣事,我一句句給 老闆翻,所以全記得。他們這些跑貿易的,都住 東方賓館。這東方賓館,我沒見過,不知美成怎 樣,總之是西人在廣州長駐辦公的地方。廣州晚 上沒甚麼好玩,他們一群人,便去一個瑞典商人 的房間,喝啤酒,聊天,交換香港帶去的流行曲 錄音帶,最受歡迎的是ABBA,還有鄧麗君原裝聲 帶。卡士説,西人自己不聽,卻知道是好東西。 小鄧當禮物,很受歡迎,帶着可以傍身。老闆聽 得很有興味,不過因為家裡的關係,還是不敢 夫。

散的時候,老闆要去中環簽些文件,要我跟 去。卡士也去中環,便一起過海。

天星小輪有兩個入口,一個要上樓梯,往上層 頭等,一個直走,去樓下二等。二等便宜點,不 過條木地板常有水漬,機房熱氣直冒,好處是四 沒遮攔。一條幼繩,外面就是大海,很舒服。

老闆要請客,堅持要坐頭等,卡士卻不介意坐 樓下。

已經到了碼頭的報紙攤,必須決定往哪一邊

老闆今天不知為甚麼,很執意的態度,跟平時

不一樣。卡士其實看得出是想看看海,吹吹海 風, 估不到老闆這麼堅持。卡士説, 你們上去 吧,我坐樓下就好。

老闆拿卡士沒辦法,只好跟着進去,自己卻在 後面,老不高興地咕嚕了一句:「我不是second class。」重要的英文單字,他懂。

幾分鐘的船程,卡士沒説話,有時低頭看文 件,有時看看經過的大眼木船,金頭髮吹亂,我 們坐他旁邊。小輪的木椅上,都鑽了些小圓洞, 排成星形花紋。老闆像小孩般,手指順着花紋來 回掃捏。

徴稿啟事:

「文藝天地」的投稿郵箱改為: bookwwp@gmail.com。來函請註明「文藝天 地投稿」,多謝垂注。